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一回 揭陽嶺李俊祭亡靈 黃流村穆弘遭警變

話說李俊聽得叔父李福慘死，跳起身來，立刻要去小孤山立尋張魁報仇。童威、童猛連忙叫道：「大哥且慢！冤仇應當報的。只是後來之事，小八哥不曾講明，且待備述完畢，再做理會未晚。」李俊將身坐下，道：「也好！小八，快些說，以後如何？」小八道：「俺因這件事情幹得太大了，多管漏了風聲，不是耍處，便趕緊把老人家成殮掩埋。屋中東西，盡數毀棄，滅去形跡。又囑咐合村人眾，千萬不可聲張，免得官司連累。不上幾日，果然有個緝捕使臣，引領著幾名公人，趕來村子上探問。某日晚間二更時分，有數十名做公的到來，落後如何動靜？村人回說，沒有這回事。使臣不信，又訪問那婦人童子，都回說村裡並無此事，一個鬼也沒見到。連問幾家都是如此。使臣無法，便問開海龍駒李福何在？村人說死掉多時，只怕棺材也朽了，使臣呆了一呆，問他的屋子在哪裡？可有親屬？村人引領到草房前，說道：『李福是個光身漢子，若有親族時，也不用我們湊錢買棺材了。』使臣進內搜查，沒得半點兒憑證，在合村子踏勘一過，也無形跡，只得自去。使臣去後，村人齊說好造化，天大的一場是非，竟得泯滅過去了。不想未滿十天光景，油簽子汪二，又奔來報信道：『這幾天江邊常見浮屍，有的沒了腦袋，有的身見刀傷，官府去相驗了，屍身雖都腐爛模糊，分辨不清面目。但見的身上衣服，尚隱約有幾分看得出，因此官府十分留意，疑是你們做的手腳。還有馬雄這廝，指斥這村裡都是李福黨羽，沒個好人。且待官府行文申達上司衙門，分撥下大隊人馬，早晚要來村裡搜捕，查究個水落石出。如今勿問此話虛實，人防虎咬，虎慮人傷。好歹也須做個準備。』有幾家一聞此信，就都萬分恐懼，忙著要立刻遷移，免得將來不分皂白，受那飛災橫禍。正驚懼哩，不想那日半夜時分，一家無故起火，燒燬三間草房。第二夜，另一人家又告失慎，剛得救熄，第三家忽又起火。一連三夜，村子上共燒七八次，幸都早驚覺，未曾延燒，否則那座村子，只怕早已變做白地。有幾家懼怕飛災，本來要說搬家，如今村子上連生火患，再不敢延挨下去，趕緊遷移到這裡，另行結屋而居。自搬得五七家後，不知何故，其餘許多人家，也都紛紛跟著搬移，把好好一個村子搬空，來這裡聚集成個新村落，大家口順，就叫做新村，當初俺本不願搬家，怎奈妻子廝纏不休，只說村子上降了火龍，早晚要燒個乾淨，應須遠避。這樣天天咕噪著，俺被纏得厭了，卻又沒法擺佈，落後也只得搬來此地。李大哥，你道此事如何？村子上不是降的什麼火龍，卻是張魁這廝算計人家，暗裡遣人來放的野火。後來知道俺師父真個死了，他才罷休。這消息並不虛妄，在鬧火的幾日夜裡，曾有人瞧見憧憧黑影，閃將俺們村裡來，後來又閃了去。張魁這狗男女，他只認識一個於貴，不知俺也是姓李的徒弟，故而不曾來尋事，若使知道時，雖搬來這個地方，只怕他也不肯干休。」李俊道：「怕什麼鳥！他來放火殺人，俺便還他個殺人放火，畏首畏尾的不算好漢子，只好躲向污泥潭裡去。」朱小八道：「說來也羞慚！俺因師父師兄被人害死，常想報仇，可是獨力難支；眾火家又都不中用，多分不能成功，打草驚蛇，倒使人家做了準備，俺本想上梁山泊尋訪大哥，申訴冤忿。一來為的路途遙遠，地方不熟；二因老母妻子時常絮聒，不放出外，把俺的一顆心牽掣著，幾次欲行又止，俺若出外，家中老小教誰照顧。因此事出兩難，把大仇攔起，延挨到近一年，想想實在慚愧！」李俊道：「別事休提，俺只怪你不來通個消息。」朱小八啞啞連聲，別無話說。當夜，李俊、二童三人，吃罷酒飯，就下宿在朱小八家中，商量報仇之策。一齊易過。次日，李俊起身，身邊取出零碎銀子，托朱小八去買辦香燭，買鏢，時鮮果子，各種祭禮，一應東西備齊了，各人吃過了飯，就走出朱家大門。小八在前引路，童威、童猛相幫抬了東西，李俊換上孝服，垂頭跟在後面。一行四人徑上嶺來，直到李福墳前，小八和二童動手，取出祭品，在墳前逐一鋪下，點上香，點了燭，李俊便倒身下拜。開口祝告道：「當日叔父不聽姪兒之言，不肯同走，留在此地，致遭慘死，令人萬分悲痛。今日姪兒到此祭奠，要設計替你報仇，伏望叔父陰靈默佑！」李俊祝告罷，親手焚化了冥錠楮帛，伏地放聲大哭，引得三人也覺悽惶萬分，傷心陪淚。

祭奠畢，收拾起一應東西，一同上嶺，回到小八家裡來。四人走入屋子，只見五七個人坐在那裡，李俊等人來，大家齊說：「好快活，李大哥真個回來了！」都起身上前作禮，一片聲叫喚大哥。李俊看時，都是舊日江上打夥做伴的小兄弟。就中一個名喚金鯉魚史全的，首先說道：「李大哥，多年不見，甚風兒吹到此？昨日有人在嶺腳邊走過，瞧見你呆立在彼，對準一所草房出神。回來說起此事，俺們都不相信，說大哥在梁山泊做頭領，回來則甚，遮莫看錯了人也？俺們大都疑惑不信，當是謊話，放著空閒無事，便相約趕來探個究竟。不想真是大哥和二童兄弟，怎不令人快活！」當下大家你言我語，十分歡喜，互道了別後情況；李俊也自說明白來意，悲痛叔父被害，一心要尋張魁報仇。史全又叫一聲：「李大哥，說起此事時，實在氣忿煞人！這裡自你們三霸去後，李福老丈又遭慘死，無人稱霸，遂使張魁這廝出了頭地，暗裡又勾結揭陽鎮惡霸馬雄，聲勢越大，一天猖狂一天，真個是順他者生，逆他者死。俺們昔日多承大哥照拂，有時去江中趕一點買賣，只要大哥沒得話說，誰人敢來欺侮。想不到近來人事大變，張魁這廝肆意橫行，好管閒事，多行不義，自仗手下人多勢大，小幫夥兒，全不在他眼裡。說到近來這裡一帶地方，在江上趕趁的，除卻他的黨羽以外，簡直無人敢乾。你如想做一點買賣，先要去向他打過關節，求他答應，到手後彼此均分。否則，你若徑自做下了，他不放你安穩受用，不是他出面和你作對，便是公人到來追捕，略一疏失，性命也休。」又有一個海鬼胡永，插口說道：「這廝近來越凶，莫說趕買賣要聽他示下，到手均分，便是安分打魚，他也要硬抽魚稅，你若不應，便把你剝下水去，連船隻也截沒了。見今這裡只有他的勢力，呼天不應，入地無門，若說你的性命，只怕還及不上一條狗。」眾人一番訴說，只把個混江龍李俊氣得兩眼發赤，大叫道：「俺的火冒上頂梁，再不要提起這狗男女了。好漢子幹事要圖爽利，俺便趕將小孤山去，一刀割下這廝腦袋完事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，天幸李大哥此時回來，這廝的死期已到，可以出得這口惡氣了！」史全道：「李大哥既決心報仇，何爭在時刻早晚，俺們多年沒有相聚，相思也苦。今日難得重逢，索性弄些酒肉來，大家快樂幾日，再去那裡動手。」史全說罷，不等李俊說話，起身便走，胡永等幾個人也都跟著，徑自去了。不上兩個時辰，大家回來，只見有的扛著酒罈子，有的提了豬蹄，有的掉幾尾鮮魚，都送到廚下，叫小八娘子趕緊煮將來吃。不一時，一應東西都好，小八和眾人動手，抬了兩個桌子，放在門外樹底下，又掇出許多板凳。酒罈子放在傍邊，碗碟兒擺滿桌子，大家團坐了就吃。正在吃喝，只見一人從村外人來，李俊已一眼看清，來的是沒遮欄穆弘。但見穆弘氣呼呼的，奔得滿頭是汗，李俊連忙招呼他過來，小八就接了他的包裹和樸刀，掇個板凳，叫他坐了，喚一聲：「穆大哥，來得正好。」便去屋中拿出一隻碗，一雙箸兒，篩了滿碗酒，送到穆弘座前，且請他吃個補杯。眾人和穆弘有的認識，也有不認識的，大家都廝見過。穆弘坐了，拍著胸脯，說道：「小八哥，不想你搬來此地，累俺找尋得苦。什麼鳥人，敢來撩撥老爺，俺自天也不怕！」穆弘說話夾夾雜雜，眾人聽了都不懂得。小八見他一碗乾了，又篩一大碗酒，送到面前，穆弘拿來就吃，一連吃了五六碗，透過一口長氣，始備細說出一件事來，眾人聽了盡皆忿怒。

原來穆弘到了故里，因自己莊院已成白地，無家可歸。便投一個親戚家去。這家親戚姓姚，叫做姚明老，住在離揭陽鎮三里之遙，黃流村上，是個很有田財的大莊戶。穆弘到了那裡，姚家雖明知他曾經鬧過大事，有罪在身，不易著落；但為了親情分上，又不能拒之門外，只得悄悄將他留下。當夜，穆弘歇在姚明老家裡，彼此談談說說，將近二更時分，忽聽得外面一片聲音，有人叫喚開門甚急。姚明老連忙起身，閃到大門跟首，厲聲問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來此打門何事？」外面不應，只催開門。姚明老沒法子，就將大門開放，只見擁進三個人來，燈光之下，認得清清楚楚，為頭的那人名叫張千，是揭陽鎮惡霸馬雄爪牙，一個有名奸惡的閒漢。姚明老一見先就呆了。當下張千便開口道：「姚明老，你偌大的膽子，竟敢窩藏梁山泊強盜在家，還不趕快交出，免得官司連累。」姚明老聽說，不由暗裡吃驚，連辯：「沒有此事，哪個造作這謊言，卻來誣陷人家。」只聽得又一人發話道：「不要躲賴，日間有人冷眼看清，一個長大漢子到你家裡。這漢子不是別人，便是從前揭陽鎮一霸，現為梁山泊大盜的沒遮欄穆弘。」張千道：「你該明白，俺們奉馬雄馬二官人之命，懷著一團好意而來，你是個識時務的，也休躲賴，快將三五兩銀子出來，給托馬二官人，暗裡去官中打點，一面教穆弘遠走高飛，輕輕掩飾過去，你自太平無事。若然鬧破了，風聲揚到外方，這場官司便弄大，那時

殺頭刺配，傾家蕩產，只怕你須受不了。好歹兩途，任你去走哪一條路。」張千道罷，姚明老心裡也急，口裡仍說沒有此事。張千冷笑道：「放著梁山泊強盜在家，尚說沒有此事，敢讓俺們搜查一下，才顯你的真情。」姚明老喝聲：「放屁！深夜撞入人家，捏詞誣陷，圖詐銀錢，已屬心懷不良；卻又肆行威逼，要將我家宅搜查，難道沒有王法麼？你們是什麼人？擅敢如此放肆，明日非向當官首告不可。」三人見姚明老說話強硬，全沒畏懼之色，便一齊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好，躲賴得好，你敢倔強到底，才見得你真有能耐！」六條腿沖出姚家大門，頭也不回，徑自去了。姚明老關門進內，穆弘早已有人告知，直著兩眼坐在那裡，兀自氣忿。姚明老因對穆弘說道：「大郎，事情壞了！你來這裡，不知哪個落了眼，去告訴黑煞神馬雄，引得這廝起了歹意，連夜差人到來尋事，倒要小心！」穆弘道：「休膽怯，好漢子做事一身承當，須不連累人家，他們定要俺時，即便挺身而出，不爭割了俺的肉去。」姚明老不住的搖頭，連說不可。穆弘道：「俺去門傍埋伏，待他再來，見一個殺一個，殺盡了便完事。」姚明老道：「恁地，直是害了我全家也！」穆弘聽了再不說話，要立刻動身而去。姚明老道：「我們多年不見，今日難得到此，沒曾有半點好好管待，便放你走，於心不安。半夜三更，卻教你投何處去。」穆弘焦躁道：「這不好，那不好，說得俺心中也亂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姚明老沒得話說。正在此時，只聽門外一片聲喧，打門的聲音，發播似地響動。姚明老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忙教莊丁掇過梯子，爬上牆頭張看時，只見火把一片通紅，火光下人頭攢動，齊喊：「著力打進莊去，拿捉梁山泊強賊。」姚明老急得魂飛天外，慌忙下了梯子，三腳兩步奔將入來，對穆弘說道：「不是我不留大郎，如今事急至此，只有走的一法了。」穆弘道：「不差，俺本來說走為上著。」姚明老立刻取出包裹，穆弘拿來背在肩上，仗一條樸刀在手，姚明老擎著燈燭，親身引領穆弘，直到後園，輕啟園門，讓穆弘悄然而去。姚明老閉上園門，趕緊回至裡邊，大門已被打破，數十人一聲吶喊，蜂擁而入。但見當先十多個兵士，個個搶盾努目，高擎火把，手執鋼刀、鐵尺、撓鉤、繩索，口喊：「快快進內仔細搜查，休教走了梁山泊強賊。」此來人數真的不少，約莫有二三十人，分頭滿屋子搜尋，廚房柴間都尋遍，卻不見穆弘半點蹤影。有幾個人尋到後園，開了園門，用火把照看著，喊說：「賊人已吃逃了，園門外踏壞不少亂草，這是實跡。」原來穆弘當時奔出後園，性急慌忙之際，不曾留神到腳下，只顧向前亂奔亂躡，草間踏成一片，遺上這老大破綻。這幾人回身進內，就告知為頭的那人，只說姚明老開啟後園，私放強盜逃走。先時眾人入門，姚明老見真有兵士在內，早已驚呆；今又聽了此話，知道已脫不了這干係，自然更慌得沒有話說。眾人就將姚明老一索綁了，不由分說，簇擁著就走。其實，這班人都是馬雄羽黨，為頭十多個，只是揭陽鎮的土兵，他們暗中互相勾結，趕來玩這套鬼把戲，姚明老驚慌之際，如何弄得明白。

閒言休絮。且說穆弘當夜奔出姚家後園，借著天上星月之光，擇路疾行，徑向揭陽嶺前進，走到四更過後，身子乏了，就閃入一所破敗的山神廟裡，放下樸刀，枕著包裹休歇。朦朧過不知多少時候，耳畔隱隱聽得鳥聲，開眼一看，天光已亮。穆弘起身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樸刀，走出廟來再行趕路。趕到將近嶺腳邊時，遇見一個舊識的漁戶，穆弘上前問訊，漁戶回說：「李福已死，昨日傍晚，俺瞧見混江龍李俊，和分水犀朱小八在一起，遮莫安歇在他家裡，大郎如要尋人，不如徑去那裡為是。」穆弘聽畢，拔步便走，依著漁戶指點路徑，直趕入這村裡來，果然尋著了李俊。大家見面，今將此事備細說了，眾人都道好險。穆弘不禁張拳怒目，拍桌大叫道：「昨晚俺因多方顧忌，沒曾動得手腳，積下一肚皮怨氣；今日便去招尋這廝，俺若不砍落他的驢頭，寧死不回梁山泊去！」